

春

秋

讞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讖卷六

宋葉夢得撰

襄公

元年春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言不登叛人謂之宋志者幾是矣然不得言非宋地而追書若但謂楚已取之追書繫之宋則何宋志之云乎城虎牢此亦諸侯取之鄭也若是則亦當追書而謂之鄭虎牢矣此蓋傳不知春秋不與楚取宋邑而復魚石之意嘗聞其說而不能信故包二義雖謂之不登叛人而又以為追書也魯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見經今合九國之衆拒

夷狄以討叛人彭城果降安得不書乎向為人等
未必同魚石奔吾固言之矣按二十六年楚聲子
言靡角之役晉以雍子謀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
歸諸宋以魚石歸與此自不同靡角之役乃楚子
重攻華喜之師援之者唯晉而已在前年十一月
而此乃楚師還晉乞師于魯再合諸侯之師在今
年正月而傳並載之則將孰從乎聲子之言既不
足信則此傳亦未必為實經之所書在繫彭城于

宋其降不降在告不告無足言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
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郛以待晉師晉
師自鄭以郛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
以為之援

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諸侯之師不與也郛師果
從晉侵楚及陳仲孫蔑在焉經不應不書杜預以

為蔑在鄆先歸故不書不知何據亦意之爾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楚在鄭之南宋在鄭之北楚何以不直救鄭乃越鄭而侵宋乎誠或有之經亦當與書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同文不應畧無見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諸侯世相朝吾固言其非矣此乃春秋強弱相陵之習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諸侯相見何謀事補闕之云尤可見其妄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
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傳例不赴于諸侯不返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
薨不稱夫人故不曰葬又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
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今定妣既
不殯于廟又無櫬不虞則亦不反哭于寢矣經何
以書夫人妣氏薨又曰葬我小君定妣哉啖氏以

為文當在定十五年如氏卒下誤出于此其說是也蓋有兩定如故相亂然言不殯于廟者亦非是廟殯殷禮吾嘗言其非矣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髻魯于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經不書狐駘之敗檀弓記魯婦人髻而弔自敗狐

駘始則不可謂無此役杜預謂不書魯人諱之升
陘之戰邾人至獲公胄蓋有甚於此者然經猶書
何此而獨諱乎吾嘗攷於經內書戰者三戰于宋
戰于奚及升陘之役皆公親將諱而沒公書及所
謂內不言戰言戰則敗者也未有大夫將而書戰
者蓋皆國恥也公敗則以君重書而沒公大夫敗
則畧之併其事不書此役乃臧紇故不書非左氏
所不知也

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
不刑

雞澤之盟傳言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
公使袁僑如會求成今以為貪當矣此以國殺者
殺有罪之辭也則安得復謂共王為不刑哉殺大

夫但計其身有罪無罪不以其君相乘除使其罪
當殺雖君無道何可以免而杜預乃以八年之中
殺三卿為解若壬夫之罪得以共王免則謂經不
當以國殺為罪可乎

冬戍陳

冬諸侯戍陳

凡戍皆以魯為文諸侯不與也若然則安得不與
諸侯戍緣陵同文

六年

莒人滅鄆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晉

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五年夏叔孫豹與鄆世子巫如晉以鄆屬魯繼以

為不利戚之會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吳

人鄆人則鄆已非魯所有矣其亡何責于魯哉鄆
既為國則貢賦自不入于魯乃言恃賂尤見其妄
其言季武子如晉見者是也此始為卿代父執政往
見霸主而傳誤以鄆事附益之爾

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魯郊非啓蟄吾固言之矣此獻子之妄而左氏不能辨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

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髡頑之弑三家雖同左氏則以為不禮于子駟子駟弑之公羊穀梁則以為欲從晉諸大夫不從而弑左氏則以為以瘡疾赴不書公羊穀梁則以為